

改變中年人生

作者：朱迪·斯蒂德 [Judy Steed]

多倫多星報

2001 年 12 月 28 日

譯者：林偉業 [Raymond Lam]

「我更加像我自己。」

這是米麗婭姆·加芬克爾 [Miriam Garfinkle] 所說。她是一名家庭醫生，最近離開了她於 1984 年與前夫創辦的士巴丹拿健康中心 [Spadina Health Centre]，投身社區健康工作。

去年，她結束了婚姻，回到女性移民健康中心 [Immigrant Women's Health Centre]。二十年前，她在那裡成為第一位女醫生，與菲洛梅娜·卡瓦略 [Filomena Carvalho] 一同工作。加芬克爾表示：「菲洛梅娜這些年來一直保持中心的運作。」

離開主要以中產階層病人為主的私人診所，轉而專注於幫助中國、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越南和西印度女性，對加芬克爾來說是一件無法忽視和必須去做的事情。

她說：「投入我所相信的項目和事情時，我會更快樂。」

那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她最近加入了攝政公園社區健康中心 [Regent Park Community Health Centre]，在那裡她每週工作三天（另外每週一至兩天為女性移民提供服務。她還安排時間在教堂街 [Church Street] 的公益診所 [Hassle Free Clinic] 處理年輕人的健康問題。）

這並非每位醫生的樂趣所在，但對於加芬克爾來說，她生命中戲劇性的轉變與她母親的命運息息相關。當加芬克爾只是 20 歲時，她的母親便因乳癌離世。

在她 47 歲時，她深切體悟到生命的短暫。「如果有些事情是你渴望去做，最好趁你還能夠去做的時候去實現。」

當她離開婚姻居所，搬進新公寓時，她買的第一件家具便是一架鋼琴，將音樂融入她的生活中。

加芬克爾並非唯一經歷中年轉變的女性；隨著孩子長大，女性有時間反思個人需求，這種過程正影響著越來越多的女性。正如克里斯蒂安·諾斯魯普 [Christiane Northrup] 博士在她的暢銷書《更年期的智慧》[The Wisdom of Menopause] 中所言，現在是嬰兒潮世代的女性成為「以我們自己的概念重新創造後半生的先鋒。」

一年前，當加芬克爾宣佈她要放棄她的診所時，她的患者——我也是其中一位——都感到震驚和悲傷。我們深感失落。直到她告訴我們她要離開，我們才意識到已經多麼依賴她這位家庭醫生；她以一種無人可及的親切方式承載著我們的個人和家族病史。

她的離開並非我們能夠預料的事情；醫生很少會放棄多年辛苦建立並且賺錢的私人診所，去一個薪水較低的地方。

然而，加芬克爾深感自己有責任前往最需要她的地方，與未得到充分幫助的群體以及努力適應我們文化的移民攜手合作，共同迎接挑戰。

加芬克爾不願意接受採訪，她懼怕被視為是「自負的醫生」，寧願將她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人和項目上。

這是一個家族傳統。

「我的父母教導我成為一個人道主義者，」她說，「要放遠目光，不只限於自己的生活方式，還要關心他人的困境。」

在諾爾曼·白求恩俱樂部 [Norman Bethune Club]，這個以在中國革命期間工作的加拿大醫生命名的俱樂部是加芬克爾的父母在 1930 年代相識的地方。他們是社會活躍分子，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籌集資金抗擊法西斯主義。在位於多倫多中產階級社區，靠近羅倫斯路 [Lawrence Avenue] 和巴佛士街 [Bathurst Street] 的地下娛樂室裡，他們懸掛了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旗幟。

「我母親說她沒有宗教信仰，她相信人性，」加芬克爾說道。作為一個十幾歲的少女，她參與了抵制加州葡萄的運動，支持塞薩爾·查韋斯 [Caesar Chavez] 努力將水果和蔬菜採摘工人組織起來。

作為猶太復國主義 [Zionist] 夏令營的青年，她曾經向她的猶太同學發表巴勒斯坦宣言。就中東地區目前的危機而言，她認為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比以往更加需要了解彼此的問題。

現在，她希望探討那些前往多倫多診所尋求幫助的女性移民 — 每月 350 人，每年超過 3,000 人。此外，另有 6,000 名女性透過研討會和流動診所單位接受幫助。

她讚揚攝政公園中心及其「傳承計劃」，這是一項長期計劃，旨在鼓勵學生繼續就學，將來成為經營該中心的醫生和護士。

作為一位單身母親同時應付三份工作，她的生活既匆忙又充滿壓力。「我再次找回了自己，」她卻說。「一切似乎又順暢起來。我年輕的時候曾經都是這樣。」

她說，她的兩個孩子都是青少年，對她母親的熱情「感到詫異」，但是她卻沒有因此而感到氣餒。她認為重要的是不要害怕探索人生，作出改變和發現自我。她覺得抵抗隨波逐流的壓力並令自身成長是一種挑戰。她說：「我不知道長大後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但那將會是真正的我。」

她只是整個大局的一部分。統計學家估計，到 2008 年，50 至 65 歲之間的女性將成為北美地區最大的人口群組。

「我們已經形成了一股重要力量，」諾斯魯普寫道，「我們開始認識到自身的影響力。還沒有人知道，當我們走進自己的企業、教堂、俱樂部和家庭，並且寧靜地開始改變世界時，我們能夠取得多大的成就。」